

歐陽文忠集

冊
十三

新編 大正 10 年 11 月

11

奏議卷第四 集一百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
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
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
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
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
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
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文字一作皆
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
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
至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

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縣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

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賊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爲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腳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

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爲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肯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

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况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爲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摺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

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尙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宰輔間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

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儉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旣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謀夕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

用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一有擢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事二字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之其待遇跡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一作置之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一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材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聖明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大尉致仕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一作倒置綱紀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

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不敢指一作發擲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一作日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一作正賴陛下始終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常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黷駸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尙無所顧况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

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尙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一作使得二虜交搆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綱紀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尙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卽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卽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况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肖須防作僞

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

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况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

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
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
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隣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
將家亦乞通行一作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
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
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
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
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
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疎外今
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
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

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
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旣已盡知
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
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
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
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
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
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
大臣旣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
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
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
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
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